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鼻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良曰史記云李斯趙上蔡人也西說秦王拜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詐覺秦之

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王游閒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繫斬咸陽市

善本注同

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史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穆公求士

向曰士謂

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翰曰戎宛小國名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

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迎蹇叔於宋來邲豹公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孫支於晉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救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郤芮丕鄭丕豹

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

善本無而字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翰曰產生也

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

二開地千里

孝公用商鞅之法

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

移風易俗民以殷

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

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

獲楚魏之師墾地千里至今治

彊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彊善曰說曰衛鞅將與六國魏安邑降之文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以五國切惠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良

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名善曰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

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

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

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包九夷制

鄢偃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容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民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

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善曰九

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韓魏

燕趙齊楚也史記曰惠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

下韓魏齊楚皆賓從

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戎也皆秦

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

主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

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

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閭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

子注曰蠶此上善本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翰曰四者穆公季公惠王昭王

食無餘也此上上字功也以用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

故云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善曰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善本

客也弗字納踈士而不善本作弗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

名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有和氏善本作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

阿之劍乘嬖息廉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鰓徒河之鼓濟曰

寶則下和之璧太阿劍名嬖離良馬也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鰓皮可以冒

鼓也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崐山此

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

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子曰鐵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注曰鰓皮可以冒

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也

也

也

苦本有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

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駛決嘶啼不實外廐良曰犀角象牙也駛嘶良馬名廐馬屋善曰

周書曰正北以駛騏為獻廣雅曰駛馬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可善本

字以飾後宮充下陳銑曰充滿陳列也善曰下陳猶後列娛心音悅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

縞古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銑曰以宛珠飾簪傳璣飾珥璠璫也

真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而隨俗雅

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側也向曰雅化閑雅變化也冶美也窈窕夫擊

瓊於扣善本作甫彈箏搏髀陸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

聲也翰曰瓊沒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搏擊也髀腿也嗚嗚聲也善同翰注鄭衛桑間韶虞武

善曰隨俗雅化也
閑雅變化而能隨
俗也

象者異國之樂也

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

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徐廣曰韶一作昭也

今棄擊雍而就鄭衛退

箏而取韶虞若

善本有者字

是也

善本無之字

當則適而

已矣

善曰商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

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

在乎民人此非可

善本作所字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

濟曰跨據也

臣聞

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

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

善曰文子曰聖人一個德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以地無四方人

善本作民字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口

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於今乃并黔

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也

善曰鄒使

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裏足以此所謂藉

欲游秦而不得入此所謂藉

寇兵而齎

資

盜糧者止

翰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

善曰戰國策范雎

遺也

天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答

善本作益字

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傳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其事尚隱故不欲言

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焉善同濟注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良

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

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善曰申子至其晚節末路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張耳陳勝連從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銑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

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而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

相引以何則向曰設問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翰曰言苦秦之政也今胡

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闔城不休救兵不止也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死者相隨輦車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良曰輦車車運輦車之車屬及也言轉

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遠兵北伐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以由也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何則彊趙責於河間銑曰趙幽主為高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為

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彊也應劭同銑注六齊望於惠后帝時齊

悼惠王入朝吕后欲鳩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至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於齊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

王璧光為濟南王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吕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

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吕后善曰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

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韓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

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乃以城陽郡王章濟北王興居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興居所治處喜顧念

而思之也善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孟康同翰注王淮南之心

思墳墓濟曰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

遷殺也張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

晏李善注同

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以明矣此
陽之微言也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 善
曰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
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

水長沙還丹青陽

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蘇
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 善曰此同孟康之

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善曰此微雖
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貴得要擊我南郡 雖

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

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

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
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矣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

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王憂也 善曰大國

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
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
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

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

雲出沫霧雨咸集聖王砥

善本作砥字

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

思名

翰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言斷即鱗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善曰底與砥同也砥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

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爲之談說

今臣盡智畢議易

亦精極慮

濟曰言變易精思極盡謀慮也

善曰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可干

善本作奸字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翰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也然臣善曰爾雅曰好求也奸與于同

善本有歷所以字

數王之朝肯准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

善本無也

字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也下風之行言

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勸尤甚也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

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鵲至鳥累百不如一鶚

向曰忽輕也至謂至情也向

服皮曰全趙今未分之時

曰鷙鳥鷹之類比諸侯鷙大鳥比天子孟康曰鷙大鷗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鷙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臣

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善本作患

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應劭曰後分為三也絃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出后殺之善曰湛今沈字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

王之西也

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

然則計

善本作謀字

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良曰諸專諸責孟責皆古勇士也不安其

位言無益於事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身王鱗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責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故願

大主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

衣

銑曰畫謂畫策向曰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早起聽朝也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張儀父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牟朱

虛侯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王亦猶春秋襄和儀父也知魯國也儀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矣應劭同翰注深害嬰兒

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壤子王梁代益以

淮陽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俊

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為

諱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銑曰什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

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居宴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由二國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耳善應劭

注同銑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

易勢大臣難知向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帶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戒慎善同向注

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

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云望見東北汾陰有寶鼎鼎在中不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

善曰
漢書曰濟北王興
居間帝之代乃反
耕南侯殺子之舉
居自疑

之言周鼎終不可得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
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矣過誤也
善注周鼎復起於漢同 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

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
之善曰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言攻之易故收敵善本人之倦東馬由谷西楚大破濟曰收秦疲倦

不稽留也而破項羽西楚則項羽所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三其城陸擊則荆王

張曼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以失其地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

大王熟察之銑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也熟猶深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陽為人忼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

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書孝王立出之善注同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韓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

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

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白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

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昭王疑之

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也蘇林曰

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也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訛為世所疑

左右者不敢斥於王也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

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字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

善本無王人獻寶

楚王誅之

向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刖其右足誅亦刑也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獻之

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也

李斯竭忠胡亥極

刑

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干世名也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

子佯

善曰作陽字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善本無也字

翰曰箕子見

之亂亦佯狂而歌也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願大王察

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計

無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觀焉子胥諫

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沈之於江

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剖王

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

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

良曰知忠而獲罪也

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鏡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

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

軻首以奉丹之 善本無事 向曰於期為秦將得罪於秦而逃於燕荆軻家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持其袖右手提其臂於期從之

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子徐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 善曰漢廣曰樵丁鴈切 善同向住

齊而存魏 翰曰王奢自齊亡入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

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

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我無窮也是以蘇秦

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

生之信也 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

山良曰白圭為中山將為云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何則誠善本作有以

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使

是音蹄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其一駁馬以食素也馳音蹄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其一駁馬以食素也白圭

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一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本有投以夜光

之璧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由圭而贈以寶玉也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析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臙引胙於宋卒相中

山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別而說中山之君而王以為相也臙則也善曰戰

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臙者臙去人之臙郭璞三蒼解詁

曰臙膝蓋也范睢摺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濟曰范睢為魏相魏齊

得出入云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

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

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答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惡周末之亂投於海中服虔曰殷之末

世人也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狃守分亡身

握石失軀宋均曰狃猶殺也力之切如海同向注不容身於世我不世取比周於朝以移

人生善本作主上之心銑曰比周朋黨也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

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明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善本無路繆

善本作穆字公委之以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善本

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

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善本無豈素官於朝壯與譽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向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故云聽其說善同向注宋信子冉之討囚墨翟

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善夫以孔翟善本作之辯不能自免於

讒諛而二國以危濟曰宋魯竟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

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云積語冷州

毀消國亦云消骨善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謂之消滅國亦然也是以秦

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良曰秦穆

於戎而用之穆公爲霸主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彊盛善曰言齊

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

王辟彊立張晏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較系奇偏之辭哉公聽

並觀垂名善本作當世銑曰奇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善曰公聽

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

聽之而後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

肉為雠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本作也字 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公

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雠敵也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敖常欲殺舜丹朱堯子雠敵未聞

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

魯之聽則五伯

善本作霸字

不足侔而

善本無而字

三王易為比也是以

聖王工與見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甲常之賢良

善本無良字 翰曰五伯齊桓秦穆

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三王禹湯武也

濟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弑簡公

而三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

業覆復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良曰紂剖比干剗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脩其墓應劭曰紂剗姓

者觀其夫晉文公親其雠而彊霸諸侯

銑曰雠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袪求

列傳寺人拔謂晉
侯曰射相 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

善曰列女傳於陵
子終賢楚王欲以
為相使々者佳聘
迎子終出使者事
其妻乃為人灌
園也

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彊霸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善曰國語曰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
是呂卻集蒲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 齊桓公用
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袪袪也勃鞞字伯楚

其仇而一匡天下 鉅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而桓公以為相
而一匡天下 善曰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此何則慈仁殷勤誠加 善本作 於此不可以虛辭借也
之謂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

善曰商鞅車裂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
已見西征賦

身 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
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

乃賜種劍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 烏陵子仲辭天公為
而自殺矣

人灌園 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
知其非己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其妻

逃去為人灌園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腸
也 善同向注

善本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隨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窮達無變善本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桀之犬善本作可使吠

堯而距隻之客可使刺由翰曰隨開也距盜距由許由也韋昭曰言恩

也或代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

無有不然則荆軻沈善本作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

道哉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

之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

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

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輪

困去離奇衣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銳

眇顧也蟠木曲木也祗本也輪囷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善曰廣雅

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在氏傳注曰容形容也張晏同銑注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

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向曰德重者人不以為德故也善

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

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

人主之治善本作政字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眇之跡矣善曰小雅是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字翰曰襲因也是以聖王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

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鐵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氏而不牽乎卑辭之

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不爲所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與口已見上文

故秦皇帝

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

善本無以字

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銑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以遺秦寵臣中庶子

蒙嘉使爲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爲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軻以匕首擿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公以歸其國塗遘卒遇若烏鳥之暴集而卒以共成王業也善曰秦王已見上文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末主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爲師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

善本無義字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

向曰拘攣淺近昭曠大明也

今人主沈於

善本無沈於字諂諛之詞

牽於帷牆之制

翰曰沈溺也帷牆妻妾所居也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

善曰漢書音

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列士傳曰鮑焦忘世不用己米疏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米其疏此焦之有哉弃其疏乃立枯於洛水之

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擊也驥良馬也阜飼牛馬櫪也鮑焦忘世不用採蔬於
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而採其蔬乃棄蔬而立枯於河路之上善曰不羈
謂才行高舉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跡即古蔬字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石砥石

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善曰淮南

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晉灼同良注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

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有伏死堀巖穴

善本作穴巖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

善本有哉銑曰恢廓廣大也誘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自擊熊逐獸相如因諫之

訖訖曰勇士也貴
水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狼虎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方稱焉獲捷言慶忌勇期

責育翰曰孟責夏育也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能及孟責已見上文戰國策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

范睢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濟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善曰漢書音義曰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

之伎力不得施善本無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

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昇拜傳逢蒙也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軼有如戎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

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渠之變銑曰馳行檄勒也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駢

馬口長銜也

善曰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

而況乎涉豐草騁

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轡而後鞭策之威

丘墟

向曰豐茂騁馳也

善曰毛詩曰湛湛

前有剋獸之樂而內

無存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

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

下不取也

朝曰萬乘天子也

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

無形

向曰萌始形見也

善曰太公金匱曰

禍故

善本作固字

多藏於隱微

而發於人所忽者也

銑曰忽輕也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銑曰懼瓦墮而傷之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之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叔

濟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湯初怨望將謀逆乘奏書諫不聽遂之梁

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後景帝拜

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於左
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韓曰全謂安全之道
髡說鄒思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善曰史記傳子舜

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土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
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

濟曰三光日月星也不絕其明者言舜禹湯武與天合故父子之
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

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
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則事無遺榮功流萬世

良曰遺失也

臣乘願披心腹

善本作腹心

而效

愚忠惟大主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銑曰效進
怛傷也

夫以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

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墜

入深淵難以復出

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鎮堅結續也善曰

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

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濟曰事之幾微切急

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日也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良曰言雖百度舉措不失善道是盡脫於禍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是百舉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

於反掌安於泰山

銑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也善曰說苑曰齊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

雞卵基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升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女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

命之上壽敝

善本作弊字

無窮之

善本有極字

樂究萬乘之勢不出

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

向曰極窮究盡也善曰弊猶盡也

而欲乘累卵之危

走

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顏監曰走趣也

人性有畏其景

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

滅迹絕

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

處以息迹愚亦甚矣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

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濟曰景影滄冷也漢書音

義或曰滄寒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言由抱

薪而救火也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也養由其基楚之善射者

善本有也字

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揚

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

善本無乃字

百步

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銑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

與人相比則養由未解持弓矢操持也

善曰戰國策蘇

福生有其基禍

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

生有胎

向曰基初胎始也服虔曰基胎皆始也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

善本無哉字

泰山之雷

救

穿石殫極之綆

善本作紃字

斷幹

翰曰泰山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殫盡

也綆索也幹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刻斷其木也

善曰自從也著水

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濟曰靡無也

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銑曰銖權分十參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寸度之

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

善曰文子曰大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瞻也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徑直也

夫十圍之木始生

而蘖足可搔

先

而絕手可擢而拔

善本作抓字

銑曰三尺曰圍

擢搖也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壯交切

據其末生先其

未形也

善本無也字 向曰言制事在於未發

磨礲砮礪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

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

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韓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

礲礪礪皆磨石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礲方公切礪礪已見上文

願 善本作

臣願字

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

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

濟曰果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反以誅罪

錯為名漢間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尚書注曰礪磨石也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罪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音昨善本作笮字之

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矣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

笮夷名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作都最大六國已見上文六國乘信

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銳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

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并力一心以備

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本作是字何也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

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衆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比之

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今失讒諛之臣為天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

也夫舉吳兵以些言於漢譬猶蠅蚋而之附羣牛腐肉輔肉之

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翰曰些言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

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善曰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

責先帝之遺約濟曰失職謂削地也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

過良曰三公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是木王之善

無之字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

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勝於京師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

貴

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張晏曰漢時有

二十四郡十七王也

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淳

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

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

運錯出謂四方更輸

錯出獻之而行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

倉

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取

玩好園

奇守禽獸

不如長洲之苑

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

不如也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深壁高壘副以闢城不如江淮之

險

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闢城由谷此臣之所為天王樂也今大

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善曰言王早還費十分之中得半安全

不然漢

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地理志有魯國及東
海也

襲太王之都

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也

魯東海絕吳之饗

失道

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使之絕吳人饗饋之道

善曰

梁王飾車騎

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太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

銑曰梁王武也榮陽縣名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翰曰齊王將閭及吳楚反堅守而不從後

樂布聞初與吳楚有謀欲伐王懼自殺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不知孰誤也

善晉灼與翰注同

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遂發

兵應吳漢將酈寄圍邯鄲故云囚也此事以彰不可掩覆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

今太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良曰

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晏同良注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銑曰張羽韓安國將

北地兵在吳軍之北乃高侯韓頴當宿吳軍之左右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

向曰言吳

兵之急壁軍城

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江文通

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事淹隨至南充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連繫州獄既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詣

謁也善

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掌於燕地

翰曰賤臣鄒衍也事燕惠王左右諧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

為之降霜叩心言恨也善曰春秋考異

郵曰栢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庶女告天振風龍襲於齊堂

善本作臺字濟曰齊庶女少寡無子養姑姑有女欲利母財而殺其母誣告

庶女庶女以冤告天天為雷電齊景公臺也襲及也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

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

出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

涕

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

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善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不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信而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良曰伏死不顧

冤之深也此謂由此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

語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

願大主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銑曰停左右欲其靜察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平從吏訊又曰願王熟察

少加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向曰言自微賤善曰淮

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犁里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

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善曰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文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曰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

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也

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

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

華殿中詔

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也

善本作乎字濟曰局影側身皆戒懼

也凝堅嚴敬也局禁宮闕之間也

善曰詩序曰

竊慕大王之義復

側身脩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

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善曰史記曰孟嘗君

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

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偏

問客莫能對最下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

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爲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客乃

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

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注宮常就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

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

大主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貝佩荆

曰使得奏薄伎

良同善注

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

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寫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善曰鄭

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曹植

常欲結纓伏劍少

謝萬

向曰衛太子迫北懼於厠彊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捨孔叔太子聞之懼而下石乞直壓敵子路以戈擊之子路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晉侯將殺里克語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善

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

韓曰此干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放至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

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

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固陋淹自謙也貽取也毀也迹墜昭憲身限幽圉復影弔心

善曰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

列本
每以一念未

西鼻痛骨

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限隔幽園謂獄也

善曰墜幾謝內

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樊武

下官聞虛名為辱虛形次

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

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善曰

辱李陵答蘇武書曰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

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

向曰涉歷也伍對也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

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雍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

此少卿所

以仰天撻

直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

善本無也向曰少卿李陵字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滅此陵所以仰天撻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善曰燕丹子夏扶曰

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

善曰蜀有君平

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之子欲曰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善同翰注

議雲臺之上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政理也

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漢宮有雲臺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退則虜南越之君係

單于之頸良曰終軍自請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賈誼俱啓丹

冊並圖青史錢曰漢論功臣定封爵重以丹書之信也啓開也冊書也又

信重以白有青史子古史官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力之利哉下官聞積毀

銷金積讒磨骨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善曰左氏傳曰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即大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

補淮陽國醫長從王入朝得會見帝戲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

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義謂等婦

公不過兄也。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弟。漢書曰魯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彼

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

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司

馬遷爲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餌之蠶室至如

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本無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

之賢行歌而忘歸。銑曰魯仲連爲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

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也楚狂接輿已見上文

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向曰嚴光字子陵爲姚人與光武同游於

學光武即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張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

三輔使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孔子曰

與歌而孔子曰

身未見

及即位更名姓

史記刑罰之制漸
雅悲歌擊乎此刑制
和而歌於市也

其實亦當鉗口登舌伏下首以殞身

翰曰鉗口登舌不言也上首劒也殞自殺也善曰

薛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刑斬曰甲光向軻吞舌而死

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

之士乎

濟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悲歌謂高漸離燕市相和歌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

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

方今聖曆欽明天下

樂業

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也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

榮光塞河

銑曰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善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景河青雲浮

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

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向曰皆邊名泊距皆

至也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天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

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

翰曰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仁

義景景星醴醴泉皆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善曰楊雄覲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儕智儕音攢論語摘輔後三帝率樞始景

飲醴其英為曆宋均曰

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尸

漢曰圓門亦獄門抱痛含憤恨

之深善曰周禮曰以園土教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

況人乎

善曰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二

仰惟大主少垂明白則梧丘

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之鬼不愧於沈首善本作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銑曰齊景公田於梧

丘夜夢五大夫稱無罪以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驚獸皆殺之斷

其頭而同葬命曰五大夫丘掘而得之五頭同穴公令厚葬故云不愧沈首也

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大土妾欲還鄉行至此

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冤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善曰謝承

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

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

鵠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任彦升

向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

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江

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

如此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濟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

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善曰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

調露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以繼想耳善曰家語曰

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天

道事絕稱言

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而稱也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

向曰莊子云萬代之後若一遇大聖其解者若旦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

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

比嚴徐而待詔

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時助已得承奉也然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助自言彼時

已有升堂入室之聲也又易曰飛龍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助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善曰陸贄戲曰泥蟠天飛者應

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偕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

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楚文王謂申侯曰惟我知汝余取余求

不汝疵瑕也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也

謹輒牽率庸陋式誦天獎良曰庸陋

謙詞也式用誦

拙速雖效蚩鄙已彰

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蚩鄙皆謙詞也效呈也蚩

輕鄙小彰露也

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益著閭閻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

臨啓慙慙

罔識所貢

音至而慙愧也貢置也

謹啓

為下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翰曰彬官至綏建太守彬高祖壺永嘉

中除著作蘇峻稱兵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
四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眇見之隨從俱為
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十
彬字士蕭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眇音
眞忍切眇
休于切

任彦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

善本有脩理臣亡高

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

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曰

緒省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眇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

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徵士翟陽也嘗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

于一門善曰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

樂相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曰

王隱晉書述曰壺及
二子死徵士翟陽聞而
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
子忠孝之道萃於
一門可謂賢哉

負易裔嗣淪沈也言年代遷易後嗣孤弱而沈塞也善曰廣雅曰貿易也遂使碑表蕪滅善曰樹荒毀

狐兔成穴童牧哀歌向曰言壺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善曰

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感慨自哀曰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

月纏迫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因此而增歎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

義非求效於方今濟曰弘大宣示也言壺是晉臣而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之非求功效於今也善曰杜預左氏傳序曰

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范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異世良曰言壺餘德不滅而彬仕梁代也烈業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代謂梁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

有言陳力就但加等之渥良曰渥厚也諸侯薨於朝會烈不能者止葬之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關於晉典善同良注樵蘇之升遠流於皇世善本本作代字

令曰敢有柳下季龍樵採者死此刑又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善曰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龍五十步樵採者罪死

不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向曰非分而得謂之幸言非身所敢謝也

不任悲荷之至謹

奉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翰曰助爲尚書殿中郎父夏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

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詞切亦不能奪禮善同翰注

任彦升

昉啓

濟曰昉家世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日

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還旨謂不許其辭也

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

也失圖荒迷也

善曰左氏傳楚遠啓彊曰孤與二

昉

善本作

於品庶示

三臣悼心失圖

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字

於品庶示

珣鎔造

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耳善曰服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

下祿祈榮更爲自技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向曰干祿榮寵自技擢於衆其

有禮以事不堪關於視聽皆謙也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 所不忍言具陳

茲啓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盼 善本作 往從末官祿不

代耕 翰曰言祿薄也 善曰晉中興書簡 飢寒無甘旨之資貲限役

廢晨昏之半 良曰甘旨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限役廢闕其半 善曰禮

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為人子之 膝下之歡已同過隙 銑曰言父母生之

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也 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

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極之則是無窮 几

進之慕幾何可憑 向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何時也 善

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 且奠醑外不親如在安

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 仁氏傳曰人壽幾何 寄晨暮寂寥聞 若無主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醑以酒祭

者其無祭主主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所宗既無別理窮咽豈及

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多喻也濟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也明公功格區

宇感通有塗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善曰尚書曰時則有

感而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銑曰言降臨思澤霈然如是知孝治

遂通所被爰至無心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錫類所及匪徒教義翰曰詩曰孝子

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

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為化也善同翰注不任朋迫之情謹以奉字啓事陳聞

崩迫切謹啓下野李校書進

文選卷第三十九金澤文庫

平文武政家進朝廷